

# 撒里畏兀兒(Sari-uigurs)部族之研究

李符桐

## 一、撒里畏兀兒部族之來源

「撒里」一字，爲蒙文黃之音譯，如潢河（遼河）稱「西拉木倫」（註一）。賈撒刺黃稱「撒刺」（註二），即此字漢譯也。撒里畏兀兒者，其得名來源，雖不可考，以畏兀兒即唐之回紇，則「撒里」一字，係附加之形容詞。故宋史于闐傳又譯爲「黃頭回紇」（註三），蓋指此族髮黃而言，爲確然事實。不特此也，亦有所謂「黃頭女真」（註四），「黃頭室韋」（註五），「黃頭泉泊二室韋」（註六）者。以此例彼，則「撒里畏兀兒」者，實由其髮黃而得名，可無疑也。

撒里畏兀兒本一部族，各代譯名，亦不劃一。其初見吾國記載者爲「黃頭回紇」（註七），其次爲「撒里畏兀」（註八），「撒里畏兀兒」（註九），「沙拉衛郭兒」（註十），「撒回」（註十一），「撒喇地方」（註十二），「撒拉爾番回」（註十三），「撒拉」（註十四），「薩利回鶻」（Sary-Uigurs）等（註十五），其漢譯間或不同，而實爲同一部族，茲試闡明其相互關係並其來源於後：

首先值得重視者，即清代「之撒拉爾番回」是否即元代之「撒里畏兀」，近人慕壽祺氏曾爲文考證，主張「撒拉爾番回」爲明太祖洪武四年（一三七一）來自哈密者：

西寧所屬循化巴戎兩縣撒拉爾回爲最多，循化屬民大半爲番回族。清雍正三年回民韓哈控營訴狀，自稱從哈密來，已歷二百六十一年，則其來甘之日，即明太祖洪武四年也。至清初歷年既久，衣服飲食，漸染夷風，其上四工下四工有所謂番莊者，蓋均昔之番族，此回族之稱爲番民者也（註十六）。

此文後段，主張又洽與前相反，謂「撒拉爾番回」係元時由新疆入居內地。其黑帽（雜回）、白帽（聖裔）係其教派不同。而該文作者以爲係薩拉森民族，似有商量餘地。蓋「撒拉爾番回」，與新疆「畏兀」同種，即唐朝之回紇（回鶻），其考證詳後。至清代以與他民族雜居，其中混有蒙古與番人血統，故有真「撒里」與假「撒里」之別。茲再引前引文後段於下：

撒拉族元時由新疆入居內地，居河州所屬之循化。明爲西番十九族之一。清雍正二年始招降。後散處巴戎縣一帶。蓋其生齒日繁，循化一縣，不能容納故也。撒拉分兩派：一派純係新疆纏頭，世所謂黑帽回（雜回）者也；一派由蒙古（按南疆察哈台後裔改宗回教）變爲西番，復由西番變爲撒拉，清末均歸馬安良教下。按撒喇薩拉，字雖不同，其族一也。舊通志云撒拉爾者黑帽回，與白帽回異種，俗介番回之間，驚悍好鬪。又云撒拉與番回異類，以羌而奉回教者，其言採雜，莫衷

一是，然聞其語頗同新疆回。考西史稱大食爲薩拉森帝國。又穆罕默德從叔奧瑪耶之後，立爲奧瑪耶朝，色尙白，中國稱白衣大食，是爲薩拉森西帝國。穆罕默德從叔阿拔斯子孫，與奧瑪耶朝有隙，自立一派，爲阿拔斯朝，色尙黑，中國稱黑衣大食，是爲薩拉森東帝國。舊制稱薩拉爾爲黑帽回，當即黑衣大食之裔，實係薩拉森民族，蓋由新疆轉徙而來者也。至其遷入之始，清乾隆時土司韓昱等自云，其先爲元達魯花赤。以元代收撫回族之事證之可信。風土調查錄云，明太祖洪武間由撒馬爾千遷來循，蓋似是而非。循化志因韓實等於洪武時歸附，其所自言功績，一云收集撒拉爾；一云撒拉地方撫番有功。遂據河州志謂此地本名撒喇川，遂其先番人所居。韓實等撫番有功，前明賜以此地，或彼據而有之，故曰撒拉回子，而撒喇川之名反隱。有謂撒喇本其部落之名。又謂係其先所居口外地名者皆非。蓋番俗強悍，苟非武力，豈能遷之族所能佔領？明初歸附，已云撫番有功，其來自元時，可斷言矣。

綜上引文以觀，撒拉族來源有二：一以爲於洪武四年（一三七一）來自撒馬耳干者；一以爲其先元達魯花赤之後。前一說引文作者已加懷疑，蓋似是而非，以彼非懋遷之族；後說元達魯花赤之先爲何人，未加說明，則顯見撒里畏兀於元時，已早爲一獨立部落，則其來源必非自元時明矣。況元史速不台傳曾有於太祖二十一年征服撒里畏兀兒之記載，則其部族歷史甚古，更爲明證。故吾人對此問題，非上溯求之不可。考回鶻民族，於八世紀時，爲黠戛斯所破，族帳離散，餘部西徙；一支投葛邏祿；一支投西州；一支爲屬特勒（勤）所領投蕃吐，吐蕃處之甘州。其詳見拙著回鶻西遷以來盛衰考，茲不再述。今只討論甘州回鶻爲西夏趙元昊滅後，其遺部遷徙經過，則撒里畏兀兒部族之來源，庶可於是中求之。

考甘州回鶻，自唐懿宗時起（八七三），佔甘、沙、肅三州，迄宋仁宗景祐三年（一〇三六）趙元昊取三州止，前後百六三年（八七三—一〇三六），爲一強盛部落。亡後部族失散，除小部降夏外，餘均投哈喇囉。此後無甘州回鶻之記載，而黃頭回紇之名，不久即出現。故吾人以爲撒里畏兀兒者，係甘州回鶻投降哈喇囉之部份，因與吐蕃民族混合，又以失去甘州，故改稱爲黃頭回紇。今試詳論其關係，而得一窺其究竟焉。考黃頭回紇最早見於記載者爲宋神宗元豐四年（一〇八一），後仁宗景祐三年（一〇三六）甘州回鶻敗亡，已四十五年，以三十年爲一紀言，已一紀有餘矣。而黃頭回紇不出現於此以前，而獨出現於此以後，則知其與甘州回鶻有相互淵源。今先論哈喇囉部居地所在，並進而闡明其與黃頭回紇之關係，宋史云：

……宗哥城東南至永寧九百一十五里，東北至西涼府五百里，西北至甘州五百里，東至蘭州三百里，南至河州四百一十五里，……又東至龜谷五百五十里，又西南至青海四百里。斯囉集兵殺連哥，徙居青唐。又得回紇種人數萬。斯囉居鄯州，西有臨谷城，通青海高昌諸國，商人皆趨鄯州貿易，以故富強（註十七）。

此宗哥城爲哈喇囉最初所都，其地望已記述相當清楚，茲再引他證如下：

宗哥城在西寧縣東，宋史景祐中，吐蕃宗哥僧李立遵，略取哈喇囉如廓州，遵立之居宗哥城，其城東北至西涼府五百里，

東至蘭州府三百里，南至河州四百十五里（註十八）。

此宗哥城地望，與前記相合。臨洮志之宗哥川，亦由宗哥城得名：

宗哥川在古宗哥城，北即湟水也，至宗哥城遂名宗哥川，隨地異名耳（註十九）。

宗哥城地望既如上述，但斯囉殺連哥後，徙居青唐，故次須探求者爲青唐位置。青唐者宋時爲鄯州，即今之西寧。其位置宋汪藻云：

至秦州千餘里。東北至西涼州，西北至甘州城皆五百里。東至蘭州三百里。北至河州四百餘里（按北應爲南），又二十里至青唐城，城枕湟水之南，廣二十里……自青唐西行四十里至林金城，城去青海善馬三日可到……海西地皆平衍，無輻斷。其人逐善水草，以牧放射獵爲生，多不粒食。至此百鐵埃高丈餘，荒云此以識界。自鐵埃西皆黃沙，無人居，西行逾兩月，即入回紇于闐界（註二十）。

青唐城位置四距里數多與宗哥相同，則青唐東距宗哥城甚近，可斷言也。青海距宗哥城爲四百里，而青唐西四十里爲林金城，由林金城西去青海善馬三日程，則知其爲三百六十里明矣。由此而西，地皆平衍，再西地皆黃沙，西行逾兩月始入回紇境，則此回紇恐非黃頭部，或係指他部而言。以黃頭回紇於降斯囉後，不能相距如是之遠也。即使爲黃頭部，以青唐錄成書較晚，恐後其部西徙，絕非初降斯囉時居地無疑。今再將回紇投降降斯囉事實，臚列於後，張鑑春云：

漸羅支舊部，往往爲斯囉，回紇降者復數萬。斯囉居青唐鄯州，西有臨谷城（註二十一）。

馬端臨云：

及元昊取西涼府，漸羅支舊部，往往歸斯囉，又得回紇種人數萬（註二十二）。

北宋西蕃事略云：

斯囉並斯囉督之衆十餘萬，回紇亦數萬歸焉（註二十三）。

惟上諸書所記，因成書時間有先後，恐有抄襲。但有回紇種人數萬，於甘州被破時，投降斯囉，爲一確定事實。斯時斯囉居青唐，其所得回紇種人，必暫令居其附近，如青唐錄所記回紇位置，居其西兩月程之地，相距遙遠，勿庸投降。則該書所記，恐係回紇降斯囉後，逐漸西遷，而絕非投降當時居地明矣。又降斯囉之回紇種人，此後未見於史載，然必仍然存在，保持其部落半獨立狀態，度其附庸生活，可斷言也。嗣後不久，於同一地望，有黃頭回紇一族出現，則黃頭回紇恐即甘州回鶻，此由斯囉居地而推斷黃頭回紇與甘州回鶻之關係也。今再將記載黃頭回紇諸史料列下，而推求其地望所在：

一、神宗間其使去國歲月，所經何國，及有無鈔略。對曰：去國四年，道塗居其半，歷黃頭回紇青唐，惟懼契丹鈔略耳（註二十四）。

二、拂菻國東至滅力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三十程，東至西大食及于闐、回紇、青唐，乃抵中國註（二十五）。三、神宗元豐四年十月六日，拂菻國貢方物，大首領你斯都令斯孟判言，其國東至滅力沙，北至大海皆四十程。又東至西大石及于闐王所居新福（復）州，次至舊于闐，次至約昌城，乃于闐界，次至黃頭回紇。又東至達剌，次至種糧。又東至董訖所居。次至林擒城（作林金見天下郡國利病書）。又東至青唐，乃至中國（註二十六）。四、元豐六年五月丙子朔，于闐國貢方物，見於延和殿，上問經涉何國，曰道由黃頭回紇，草頭達剌，董訖諸國（註二十七）。

將前引諸文合而觀之，則黃頭回紇之地望：由青唐往西，四十里林金城，再西董訖、種糧（不可考）、達剌、黃頭回紇，乃至約昌城，于闐邊界。是黃頭回紇所居，與于闐為鄰明矣。考于闐距嘉峪關華里為六千六百里（註二十八），嘉峪關距蘭州約一千五百五十里（註二十九），青唐距蘭州西三百里（註三十），則青唐距嘉峪關為一千二百五十里。嘉峪關西去沙州六百七十三里（註三十一）。宋代沙州，已入西夏境內，則于闐國界不能逾沙州而東，此時黃頭回紇居地，與于闐相鄰，其在青唐西一千九百二十三里註（三十二）地帶無疑。此時達剌居沙州東北，于闐使臣過其境，據宋會要于闐使臣自言，係以乏草之故，則其取道達剌，自非直路。故由以上地望推斷，知甘州回鶻於降哈喇和囉後，居其境內不久，而逐漸向西遷徙，不然則黃頭回紇於此地突然出現，實合於理乎。

以上係從地望方面證明甘州回鶻即黃頭回紇，雖不無理由，但究嫌證據不充足。茲再從其官號與語言方面證之。回鶻官號有特勤（註三十三）一稱，甘州回鶻西來時，其首領唐書稱為「罷特勒」。撒里畏兀兒於元時，尚保存此稱號，西夏書事云：蒙古主積怒夏國，親將二十萬來攻，至秦川，德旺遣人撤橋樑拒之。蒙古宣撫使王機，夜督士卒運木石，比曉橋成，遂進兵渡沙磧，入西河，擊散撒里特勒，亦閱諸部（註三十四）。

此撒里特勒。非甘州回鶻後所稱之特勒而何，此由官號推求出相互關係也。至於語言，回鶻初為突厥一部，其語言諒深受突厥影響，清代循化之撒回，尚保存舊突厥語根，回教民族說一文云：

青海撒拉爾回，仍保持其老突厥語之遺傳，回疆八部更無論矣（註三十五）。

此由語言方面證明撒里畏兀兒與甘州回鶻之關係也。不特此也。法人沙曉（Chavannes）已直認撒里畏兀為甘州回鶻之遺部：

敦煌千佛洞佛教碑銘之上，曾數見甘州回鶻天可汗之名，近來在甘肅南部山中，又發現一部七零零年所寫之突厥文佛經，經為薩利回鶻（Saly-Ongours）遺物。薩利回鶻者，回鶻最後之遺族也（註三十六）。據此則黃頭回紇來源為甘州回鶻，尚有可疑者乎！茲再總括其大義，歸結為下列數點，以為本節之結論：

一、從地望言之，甘州回鶻亡後，大部降唃廝囉，唃廝囉居青唐，東北鄰近宋夏，更無餘地，以置降民，惟其西南，號稱海上，地勢平衍，廣柔千里，水草豐美，宜於牧畜，則所得回鶻種人，必居此區。其後部族逐漸西遷，而與于闐爲鄰，于闐使臣赴宋，以北路爲西夏所佔，必取南路，則其所經黃頭回紇，以前諸書，並未載此地有其他部族，以理推之，其爲甘州回鶻降唃廝囉部份無疑。

二、從官稱語言，已證明黃頭回紇與甘州回鶻爲一族，而法人沙畹氏之指明，更可確信。

三、甘州回鶻亡後，雖降於唃廝囉，但其部人尙有數萬，必能維持其半獨立狀態，而保有其民族之固有生活習慣。故稱爲甘州回鶻，以已失甘州，名稱不類，但號爲吐蕃，又顯係異族，勢又不肯。故號爲黃頭回紇，既能保持其民族舊日傳統，而又新其稱號，允稱兩便。

四、自元昊佔甘州，迄宋神宗元豐四年，僅四十餘年，黃頭回紇如爲另一部族，典籍早當記載，而必待甘州回鶻敗亡後始出現，則知其有相互淵源。以後百四十三年元太祖西征，速不台又於此區擊散「撒里畏吾」一種。爲時不足二百年，於幾乎相同地望，初則曰「甘州回鶻」，再則曰「黃頭回紇」，三則曰「撒里畏吾」，「回鶻」、「回紇」、「畏吾」本一族名稱；「撒里」、「黃頭」本一字兩譯。則所謂黃頭回紇即甘州回鶻，尙有可疑者乎。

## 二、元代之撒里畏兀兒

元代撒里畏兀兒部族，史鮮記載。其降元經過，元史云：

帝欲征河西，以速不台在外久，遣令歸省其親。速不台奏願從征西域，帝命渡大磧（指瀚海）以往，丙戌攻下薩里輝和爾塔勒（按即特勤）、奇不（原作赤閣）等部，及德順、鎮、戎、蘭、會、洮、河、諸州，得牝馬五千匹，悉獻於朝。丁亥開太祖崩乃還（註三十七）。

西夏書事記云：

蒙古主怒夏國，親將兵十萬來攻，至秦川，德旺遣人撤橋樑拒之，蒙古宣撫使王機，夜督士卒運木石，比曉橋成，遂進兵渡沙磧，入河西，擊散撒里特勤、赤閣諸部，攻黑水城破之（註三十八）。

按上列引文，撒里畏兀兒降元係元太祖二十一年（一二二六）事。速不台傳只言擊降該族經過，而未言與太祖同路。西夏書事言太祖入河西擊散該族，而未言親任其役。足見擊降撒里畏兀兒係速不台所爲，而與太祖無關，至該族居地，史未明言，惟與太祖進軍路線合觀，亦不難尋出，元史又云：

詔親征，二月取黑水等城。取甘肅等州。秋取西涼府，綽羅、和拉等縣。遂踰沙陀，至黃河九渡，取雅爾等縣。二十二年

(一二二七)丁亥春，帝留兵攻西夏王城。自率師渡河，攻積石州，二月破臨洮府，三月破洮河、西寧二州。夏四月帝次龍德，拔德順等州(註三十九)。

西夏記事本末記云：

二年(宗理寶慶二年西一二二六)春正月丁巳朔，蒙古主鐵木真以夏納仇人，又不遣質子，自將征西夏，取黑水等城。夏五月蒙古主避暑於渾垂山，取夏甘、肅等州。秋七月蒙古主取夏西涼府、擱羅(綽)、河羅(拉)等縣。夏掌國史甯州幹札贊等守西涼，率父老以城降。遂踰沙陀，至黃河九渡，取應里等縣。十一月蒙古主進攻夏靈州。夏遣嵬名令公以十萬衆來援。丙寅蒙古主渡河擊夏師敗之。蒙古主駐鹽州，還次六盤。三年(一二二七)春正月，蒙古主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兵渡河攻金積石州(註四十)。

元史譯文證補云：

軍至唐古特，取甘肅州，又取兀刺孩城(秘史作幹維孩)，圍滴兒雪開城(靈州)，合申主失都兒忽，土人稱曰李王，由其伊兒開都城(夏王城)率十五營兵來援，帝移軍往迎，地多河，已冰合。兵皆從冰上行，令衆射，矢無許虛發，此戰殺人無算，蒙兀兵死十之一，合申兵死者增兩倍。失都兒忽逃回都城。帝曰：彼經此敗，力不能復振矣。不其措意，越其都城，往取他城。既攻下各城，即入乞解境(註四十一)。

綜合前引諸文，歸納太祖進兵路線如下：

黑水城、甘州、肅州、西涼府、綽羅(兀刺孩)、和拉、沙陀、黃河九渡、應里(雅爾)、夏王城(今寧夏)、靈州、積石州、臨洮府、洮河州、西寧州、德順等州。

太祖進軍路線既詳述如上，於擊降撒里畏兀兒事除前西夏書事總統一提及，其餘並無隻字提及，是撒里畏兀兒居地，在太祖進軍路線範圍以外，可斷言也。而速不台傳，獨詳載此事。且其渡大磧後首先擊降薩里輝和爾，而後攻下洮河諸州，是其軍由西東向，而太祖至德順後恰與之相反，乃由東向西，是知速不台係自帥一軍爲右手軍，而不與太祖同路，則其首先擊降之撒里畏兀兒，似居於積石州以西，青海西北一帶，與宋時其族居地無異也。

此後百年，元泰定帝時，西蕃參卜郎諸族叛，曾調甘州兵與撒里畏兀兒兵防守，元史云：

秋七月丁酉，調甘州兵千人，撒里畏兀兒五百人守參卜郎，以防吐蕃(註四十二)。

參卜郎地望，徧尋諸輿地書，迄未確定，但從防吐蕃言，其地可能在吐蕃宣慰司北。又與甘州兵一道出征，其地諒距甘州不遠。是撒里畏兀兒是時居地，與元初亦無大異也。

### 三、明代之撒里畏兀兒

安定阿端二衛，在西甯西北，甘州西南，罕東以西。北通沙州，南接吐蕃。其地本名撒里畏兀兒，廣袤千里，以撒里畏兀兒部落居之，故以名地。其王族爲元朝宗室名卜煙帖木兒，故有謂爲薩剌別部者（註四十三），其部民則大部爲畏兀兒族。俗以馬乳釀酒，飲之亦醉。居無城廓，羴帳爲廬，產馬牛羊橐駝玉石。明洪武三年（一三七〇）遣使持詔詔諭。七年（一三七四）撒里畏兀兒安定王（註四十四）卜煙帖木兒使其府尉麻答兒來朝，貢凱甲刀劍諸物，太祖喜，宴賚其使者，遣官厚賚其王，分其地爲阿端、阿真、若先、帖里四部，各賜以印。明年（一三七五）正月，遣王傳卜顏不花來朝，上元所授金銀字牌，請置安定、阿端二衛，分統四部，從之。乃封卜煙帖木兒爲安定王，以其部人沙刺爲指揮使。九年（一三七六）命前廣東參政鄭九成等使其地，賚其部人衣幣。十年（一三七七）王爲沙刺所弑，王子板咱失里復仇，誅沙刺，沙刺部將復殺王子，部內大亂，番將朵兒只巴，叛走沙漠，經安定，大肆殺掠，奪其印去，其衆益衰。二十五年（一三九二）藍玉西征，循阿真川，土酋司徒哈答等懼，逃匿山谷，不敢出。及肅王之國甘州，遣僧謁王，乞授官以安部衆，王爲奏請，帝許之。二十九年（一三九六）命行人陳誠至其地，復立安定衛，其酋長哈孩虎都魯等五十八人，悉授指揮千戶百戶等官。誠還，酋長隨之入朝，貢馬謝恩，帝厚賚之，復命中官齎銀幣往賜。永樂元年（一四〇三）遣官齎勅撫諭撒里畏兀兒諸部。二年（一四〇四）安定頭目來朝，擢千戶三郎等三人爲指揮僉事，餘授官有差，並賜本衛指揮同知哈三等銀幣。未幾指揮朵兒只東來朝，願納差發馬五百匹，命河州指揮康壽往授之。壽言罕東、必里諸衛納馬，皆河州軍民運茶與之，今安定遠遠，運茶尤難，乞給以布帛，帝曰：諸蕃市馬運茶，已著爲例，今姑從所請，後仍給茶。于是定制上馬給布帛二匹，以下遞減。三年（一四〇五）徙苦兒丁之地。先是阿端衛爲朵兒只巴殘破，其衛遂廢。四年（一四〇六）冬阿端酋長小薛忽魯札等來朝，貢方物，請復置衛設官從之，即授小薛等爲指揮僉事。初安定王之被殺也，其子撒兒只失加爲其兄所殺，部衆潰散，子亦魯丹流寓靈藏。十一年（一四一三）五月率衆入朝，自陳家難，乞授職。帝念其祖率先歸附，令襲封安定王，賜印誥，自是朝貢不輟。二十二年（一四二四）中官齎來喜，鄧誠使烏斯藏，次必力朮江黃羊川，安定指揮哈三孫散哥及曲先指揮散即思等，率衆邀覲之，殺朝使，盡奪駝馬幣物而去，並脅阿端指揮鎖魯丹偕行，鎖魯丹懼，率部衆遠竄，失其印。仁大宗怒，敕都指揮使李英，偕康壽等往討之，英等率西甯諸衛軍及隆奔國師賈失兒藍藏等十二蕃族之衆，深入追賊，賊遠遁，英等踰崑崙山，西行數百里，抵雅令闊之地，遇安定賊擊敗之，斬首四百八十餘級，生擒七十餘人，獲駝馬牛十四萬有奇，曲先聞風遠竄，追之不及而還。英以此封會昌伯，壽等皆進秩。大軍旣旋，指揮哈三等懼，不敢還故地。宣德元年（一四二六）帝遣官招諭之，復業者七百餘人。阿端衛鎖魯丹曾不敢歸，依曲先難處，帝並賜綵幣表裏，以安反側。三年（一四二八）春賜安定及曲先衛指揮等官兵五十三人誥命。初大軍之討賊也，安定衛指

揮桑哥，與罕東衛軍同奉調從征，罕東違令不至，其所轄板納族，撒桑哥軍遠出，盡掠其部內廬帳畜產，事聞，降敕切責，令速歸所掠，違命則發兵進討，已進桑哥都指揮僉事。正統三年（一四三六）桑哥卒，其子那南奔嗣職。九年（一四四四）那南奔率衆掠曲先人畜，朝廷諭還之，不奉命，反劫其行李，帝怒，敕責安定王追理。王既奉命，又陳詞乞憐，帝乃宥之，諭以保國睦鄰之義。十一年（一四四六）亦攀丹卒，子占領幹些兒襲，時王年幼，叔父指揮同知輟思泰巴佐理國事，其同儕多不相下，王遣之入朝奏請，量加一秩，乃擢都指揮僉事。歷景泰、天順、成化三朝，頻入貢。弘治三年（一四九〇）占領幹些兒卒，子千奔襲，賜齋糧麻布，諭祭其父。十七年（一五〇四）千奔率衆侵沙州，大掠而去。正德七年（一五一二）北虜（蒙古）亦卜刺據西海（青海），破安定，奪其王誥印。種人汪繼賢加等寄跡河州歸德。十年（一五一五）安插西甯。嘉靖中尙書王瓊行訪求原守墳塔國師藏卜哈巴及汪繼等，令住牧迤北沙棠州，部酋襲指揮領其衆，而安定王苗裔無傳。

## 四、清代撒拉爾回

### 1. 新舊教之爭

降及清初，循化撒拉爾回，尙餘六千戶，分十二工，每工各有掌教，韓哈濟係傳世總掌教，無所謂新教也。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韓哈濟與賀麻路平在章哈寺念經，意見相左，時啓告許，後雖訴官處斷，已種分裂之端矣。有安定回馬明心者，早歲遊新疆，回循化後，力倡新教，與賀麻路平相勾結。後爲韓哈濟舉發，官斷驅馬明心出境，而新舊教之爭以起。

蘇四十三者，新教賀麻路平黨也。被舉爲掌教，又時與馬明心過從。同教韓二個，以資雄於鄉里，爲新教頭人，與蘇四十三相結，潛蓄異志，備置武器，相機謀發難。而十二工中之清水工河東河西二莊，河東皆舊教，河西皆新教，壁壘森嚴，教爭隨時可爆發。

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九月，新教誘河東莊附已，奔從者二十家。舊教赴廳（循化）控訴，途遇新教，殺其一人，經官斷罰服，案猶未結。十一月新教又殺舊教四人，亦按番例完結。自是以後，暗鬭不息，以畏官法，尙未大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九月兩教遇於打速古莊，鬭傷新教一人，不日而死，官斷以半命罰服，蘇四十三、韓二個主使屍親不具領。十二月十六日蘇四十三殺牛羊於二個家，招集草灘吳八工新教，令備戰械，將盡殺舊教。四十六年（一七八一）正月八日，新教馬八十個等遂發難，殺別列莊舊教一人，並圍其餘莊中舊教。別列、乙麻木二莊舊教往救，互有殺傷。十二日，蘇四十三、韓二個率其黨千餘人圍清水工河東莊，攻入之，殺二人，獲其戶長等十八人，脅降不從，燬而殺之，其餘皆降。蘇四十三戴大紅頂帽，自稱回王，韓二個以下戴藍白頂帽，立旗號。連下村莊數十，所過皆勒令獻器械歸降。舊教亦集衆相拒，而勢不敵，傷亡者多，自一月迄二月，放火殺人，一日不絕也。官府聞訊，派兵彈壓，新教起而相抗。候補通判謝桓先期到循，傳諭蘇四十三等到



案，不從。十八日副將先入境諭降。又不設備，爲蘇四十三所乘，殺之。次日黎明至起臺堡，又殺知府楊士璣等。蘇四十三等帳房軍械驛馬等無數，聲勢大振，遂趨河州，迎其師馬明心。循化城十九日得知蘇四十三反，聯銜移河州，飛稟督司道府，請兵西寧，調撤拉舊教各番寨兵，爲城守針。二十一日破河州，知府周植走死，叛黨又攻入循化廳行署，殺人甚衆。並大掠什物，遂由小路出洮河，謂知省城無備，取尖山子門道，潛襲蘭州，二十四日焚阿干鎮，二十五日晡時至四川屯亂骨堆坪，破蘭州西關，據禮拜寺。二十六日督標兵八百迎擊失利，賊斷浮橋，過河西援兵，大肆焚掠，城西南兩面煙燄燭天。布政使王廷贊，時居蘭州，捕城中奸細悉誅之。先是二月內舊教執新教一人送官，訊有約馬明心之信，謝通判密遣捷足役由間道至安定，設計誘馬明心進城解省，置諸獄，及賊攻城索之，廷贊使令城諭賊，賊望見，攻稍緩，皆伏地跪拜，誦新教經。明心俯首向賊作番語，色甚厲，俄挽頭上巾擲城下，賊嘯而起，攻益急。廷贊即將明心正法，將其子及孀放出城送僧，率官紳固守，賊以雲梯攻城，兵民爭下石擊賊，排墮女牆，壞其雲梯。賊積薪燒外壁，內實土甚堅，火不能入。乃退據華林山，蘭州得保全，廷贊力也。初總督勒爾瑾，聞士璣等遇難，河州陷落，乃馳赴狄道州，將肇事經過，奏報清廷。乾隆帝即諭西安提督馬彪，安西將軍伍彌泰，寧夏將軍莽鵠寶，各選兵千名赴河州。又派大學士阿貴、尙書何坤前往督師。夏四月伍彌泰馬彪先後至蘭州。是時賊衆僅二千，官兵二萬餘，以無統帥，互相觀望，以致無功。惟使土司韓煜率舊教回兵衝鋒。幸西寧總兵賁楚達爾由循化截賊歸路，收復河州，擒蘇四十三弟姪置諸獄，並斃要犯婦女多人。平番土司魯璠、固原總兵圖欽保渡河攻賊，先後喪師，士氣益渙。待阿桂至蘭州，悉官軍觀望情形，始申明軍律，派兵自西關外從河岸迤南至山梁安設卡棚，彼此接應。又於山坡紮營，照料各卡，斷賊來路。

六月，阿桂派海蘭察、明亮率奮勇官兵，預備埋伏，海祿領兵策應。舒亮等由本卡進攻，乘驟雨出不意將板棚土袋，拋入賊濠，官兵勇氣百倍。哈當阿率降番，首先跳入濠內，與賊搏殺。並用撓鉤開土袋板片，一面拋擲火彈，一面躡身而上，勦殺賊衆。海蘭察、明亮又堅立木棚，攻入賊營，痛加勦殺，奪獲武器甚多，斬首一百二十餘級，並賊首蘇四十三等首級。此外被殺及傷者三百餘人，生存者只二百餘人，遁回華林寺死守。時大兵四合，賊無法逃脫。七月初五日，阿桂率兵至華林寺牆邊攻撲，賊藏匿寺內，官兵焚燒寺基，寺簷坍塌，斃賊甚多。餘衆竄至後牆及兩廂圍牆內，拼死抗拒。初六日官兵至寺後攻賊，幾盡斃之，鮮漏網者，前後四閱月始平。

其家屬自三月至八月，爲循化兵捕殺百餘名，生獲男女幼孩六百餘名，新黨皆正法，婦女遣伊犁配兵丁爲奴，男後遣雲南監斃，及逃匿深山凍餓死者不計。凡撒拉十二工，惟查汗大寺、孟打、夕廠三工無新教，其餘九工新教計千百七十六戶，皆捕滅無餘。而震驚一時之教亂，如此收場，亦云慘矣。

## 2. 撒拉與陝甘回亂

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撤回新舊教之爭，相告教平，似可相安於一時。然創鉅痛深，澈入骨髓，欲抑其暗流滋長，絕不可能，遇有機可乘，即借而為變。待陝甘回亂起，撤回又捲入漩渦，試述其事實於後：

初於咸豐元年（一八五一）六月，撤回聚衆，詭稱欲修葺供廨拆毀崇城公所磚瓦。至十二月黑城回特險抗拒，槍殺官兵，經署提督桂齡，總兵薩炳阿等，以大兵臨之，殲滅多名，撤回乃投誠獻賊。六年秋七月，循化廳所屬撒拉，聚衆滋事，盤據河北巴燕戎格廳。其他撤回亦聞風糾衆肆掠。經官府派兵勦捕，殺爲首者三十八名，夥匪五十餘名，其悔罪投誠各莊，細數各犯正法，一時亂事雖平，而同漢仇恨更深矣。十年冬撤回首領馬尕三乘西寧裁兵之際，揭竿而起，擾西寧，入積石關，大掠而還。十一年再擾西寧、南川、湟中等地，河庭深憂之，命丁憂員外郎吳可讀往辦團練，同進士楊興霖等勦賊，屢戰不利。至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正月，興霖等詣節轅陳馬尕三等罪狀，請陝甘總督沈兆霖征之。兆霖督師進駐碾伯，撤戶部主事王鑑塘，部主事周光炯，礪伯訓導顏文綢，督標游擊陳應春等，分兵往勦，經數仗，賊匪被困，若甕中鼉，指日可下，相率赴行營願降，兆霖不允，適太平軍由豫入陝，陝西巡撫英瑩，以現有兵力單微，通令無論漢回，各起團練，以資捍禦。不意五月下旬，老義鎮回民首亂，殺戮漢民甚慘，臨潼、渭南等地亦紛紛響應，而陝甘回亂以起。兆霖聞訊，以來日大難方殷，適馬尕三又請降，乃忍痛許之，而養癰遺患，矧於胡底也。

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初陝西回亂，尙未延及甘隴也。緣狄道奸回聞訊，暗相勾結，三五爲羣，潛赴臨渭，爲之幫兇，延至是年八月，劫掠充足，駭運婦女行李還歸，道經皋蘭金縣交界，被團練盤詰，自度力不能敵，將婦女行李拋棄，空身而逃，自此回、漢結怨更深。同年荊州將軍多隆阿，帶兵入關，勦辦回逆，攻克蘇家溝、茆白鎮，殺傷甚多，回衆盡行西竄，至甘南秦川，自此隴上多事，而西寧撤回馬氏兄弟實爲肇禍之源。

考西寧馬氏桂源、本源、慎元兄弟、本撤回首領，素信新教，與馬尕三爲從兄弟，平素固善良士紳，以新舊教之爭，亦被捲入漩渦。

同治三年（一八六四）三月間，西寧大通，新舊回教，互相仇殺。馬桂源等以府城舊教回衆不從，誘至東關清真寺，縛千餘人。至是馬桂源與已就撫之馬尕三，糾約循化、巴燕戎格撤回等變亂，四出焚掠，攻陷村堡，並圍府城盤據西納川一帶。馬氏兄弟既叛，其餘撤回紛起響應，而頓時成燎原之勢矣。

同年街子工撒拉與保安賊合，夜梯城陷循化，焚掠殆盡，殺訓導何雲翹，漢番死者無算。四月丹噶爾（今青海湟源）回民，亦分新舊兩教，因辯教理互爭。繼而花寺回勾引撒拉馬尕三，率衆來丹，欲以勢挾制大會，而大會與漢人合，賄尕三引去，殺花寺回目百餘，其餘悉逐出境。尕三知之，因以爲仇，屢引撤回攻廳城。五年（一八六六）夏四月司道以漢回互鬪，殺傷甚多，遣回婦馬七氏及回紳馬某等，招諭撒拉爾，然亦無功。六年（一八六七）初循化馬尕三之陷貴德也，同知承麟巷戰死，全家

殉難，又殺訓導楊永年全家，番漢被殺者，尸骨填塞道路。

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三月左宗棠入甘平亂，派兵攻撤回馬氏兄弟於太子寺。官軍大勝，撤回猖獗稍斂。六月二十五日收復河州。九月又連獲大勝，撤回多退回五工。十月西寧官軍又大捷，解城圍，撤回頭目多拜爲官軍擒殺。馬氏兄弟糾五工、八工撤回作最後反抗。

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二月，官軍克復巴燕戎格廳城，斬撤拉死黨三十餘人，捕馬桂源、本源、楨元及其家屬，押省訊辦。四月陳湜又傳飭巴燕戎格城鄉，呈交馬械，許其自新，數日間繳到槍馬甚衆。獨距城六十里青科莊回衆、陽奉陰違。陳湜稔其爲撤拉悍回，不以威創之，難免後患，大兵繼進，青科不得已，乃於三月初三日，歸莊投誠。當將著名回匪馬乙麻、馬米力治等五十六名，就莊駢戮，梟首以徇，青科一莊遂平。乃接辦卡爾崗工十三莊撫事。初五日派張同春、劉厚福往查，誤中敵伏，厚福死之，並亡弁勇數名。初七日陳湜派劉明燈、馬占鼐前往圍剿，該匪頑抗如故，訓服三莊，給以自新之路，專攻抗命十莊，五日破其六莊，斬首三百餘名，傷者甚衆，乃哀懇求撫。卡勒崗東爲甘都工，自陳不肯附逆，宥之。舊循化所屬上四工撤回，素懷反側，與下四工仇隙本深，暗煽不穩各工，希圖反抗，後以官軍勢大，亦哀懇投誠，盡繳馬械。三月二十六日陳湜移軍甘都工查訪，該回民多係寒脅而來，甘心從亂者甚少，只捕首亂者數名戮之。下四工上年曾堵禦馬桂源，尙知順逆，宥之。至衙子、大寺、蘇治三工，亦限期繳械投誠。四月初五六等日，各工亂回，震官軍威、回目、鄉約，紛紛扶杖求見，伏地涕泣，號呼乞恩，陳湜剴切開導，曉以大義，令速縛獻逆首，諸回聞命感激，不兩旬上四工縛送梟悍逆首馬八十、馬玉連、沈五十七等二十餘名，下四工亦解到賊數名，梟首以徇。至此乘陝甘回亂紛擾之撤回叛亂，始告平服（註四十五）。

註一：見遼史，潢河即西遼河，蒙文黃爲西拉，木倫爲河，譯爲西拉木倫即黃河也，不應再加河字。

註二：見元史賈撒刺本傳。

註三：見宋史卷四百九十于闐傳。

註四：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三。

註五：見唐書韋傳。

註六：見遼史后妃傳。

註七：同注三。

註八：見元史卷百二十一速不台傳。

註九：見勃拉努克勞尼（Plano Carpini）遊記第九章 Jarkui Rashd 描寫鐵木兒東征時曾經此部，亦稱爲撒里畏兀兒。

History of Kaskogear 頁六十七頁中亦云喀什葛爾曾進攻撒里畏兀兒。

註十：見蒙古源流。

註十一：清聖祖二十年（一六八一）西番會圍攻撤回。

註十二：雍正八年（一七三〇）稱撒喇地方。

註十三：乾隆四十七年（一八七二）稱撒拉爾番回。

註十四：咸豐六年（一八五六）陝甘回亂稱撒拉。以上從註十一至註十四均見慕壽祺氏所著甘寧青史料副編一書。

註十五：見法人沙曉所著摩尼教流行中國考。

註十六：見慕壽祺所著甘寧青史略副編番族總論。

註十七：見宋史卷四百九十二哈喇囉傳。

註十八：見嘉慶重修一統志卷二百六十九。

註十九：見顧炎武著天下郡國利病書臨洮志。

註二十：見青唐錄二卷，右皇朝汪藻撰。青唐吐蕃遺種也。崇甯中命童貫取遼廓西寧州，擒趙懷德，上爲之御樓，受宰相

蔡京以下，進官有差（見郡齋讀書志二下）；青唐錄右班殿直李遠撰，元符中取遼川青唐，已而皆棄之。遠紹聖

武舉人，官鎮洮，奉檄軍前，記其經歷見聞之實，燦然可觀（直齋書錄解題卷七）。

註二十一：見張鑑春著西夏紀事本末。

註二十二：見馬端臨文獻通考四裔考吐蕃條。

註二十三：見北宋西蕃事略。

註二十四：同上注三注七。

註二十五：見宋史卷二百四十九拂菻傳。

註二十六：見宋會要拂菻傳。

註二十七：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三十五。

註二十八：見西域釋地。

註二十九：見林則徐著荷戈紀程。

註三十：見嘉慶重修一統志。

註三十一：見天下郡國利病書甘肅論。

註三十二：即青唐至嘉峪關里數加嘉峪關至沙州里數。

註三十三：按特勒爲親王官號，其字應爲特勒，唐書作特勒誤。

註三十四：見西夏書事寶慶二年蒙古太祖二十一年夏乾定三年蒙古主攻下黑水城注。

註三十五：見禹貢第五卷第十一期同教民族說一文。

註三十六：同前註十五。

註三十七：同前註八。

註三十八：同註三十四。

註三十九：見元史太祖本紀。

註四十：同註二十一卷三十六。

註四十一：見洪鈞著元史譯文證補太祖本紀譯證下。

註四十二：見元史泰定帝本紀。

註四十三：見文獻通考，大明一統志、皇明象胥錄、皇明四夷考（鄭曉著）、四夷考（葉向高著）。

註四十四：見文獻通考、皇明象胥錄、皇明四夷考、四夷考、大明一統志諸書，惟明史不載撒里畏兀兒字樣。

註四十五：節錄前註十六廿等書史料副編一書